

□雪樱

“来，咱们大家哪天去登个山吧？”简单的一句开场白，打破了会议室里紧张的气氛，大家纷纷嘴角上扬。目光拨开层层遮挡，循着一缕视线望过去，我认出了那张熟悉的面孔，没错，他就是来自临沂的陈州。

外出开会逢暴雨天，空气中的土腥气直钻鼻孔，云层的双翼压得很低，仿佛再低一些就要吞噬树冠，心情难免跟着压抑。邂逅陈州，如迎头兜洒下的一束光，叫人心里豁然由暗转亮。他的人生故事极易贴上励志的标签：6岁时父母离异，8岁时流浪四方，13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事故失去双腿，但人生的抛物线并没有一落千丈，他用不屈的双臂于命运苦海中划出或明或暗的希望。18岁学会唱歌，以歌声为绳索向上攀援，19岁邂逅“海棠姑娘”，两人生儿育女，流浪卖唱，辗转走过700多个城市。2012年，他因攀登五岳而走红，生活随之发生翻转，他完成了从流浪歌手到“讲者陈州”的身份转变，也因此一次次登上世界的舞台。

我最初认识陈州，是经朋友介绍，后来无意间进入他的直播间，被他分享的一件小事深深打动。因为失去双腿，用“木仓鞋”站立行走，陈州每次路过女儿的学校都会快速滑过，生怕给孩子带来顾虑。有一天，他忍不住停下来，正好赶上女儿放学，想象中的一幕发生了。面对同学们的围观和质疑，女儿像个勇士，走上前说道：“我爸爸没有腿，可他能爬泰山，他去过很多地方，你爸爸能做到的事情，我爸爸也能做到！”话音落下，陈州心中的“石头”瞬间被击碎，旁观者亦为之动容。与其说女儿是爸爸的骄傲，毋宁视做精神基因一脉传承。

这个世界太喧闹，很多时候，根本听不到弱者的声音；这个世界又太美好，很多时候，卑微仰望和咬牙坚守，能够成就不凡的人生。起初，我也有些不解，他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、挑战身体极限去登山呢？直到读了他的三本书后，我找到了答案。书里有段话如是写道：“我喜欢登山，因为是登山让我明白了，梦想有时候就是一座山，只有登上山顶，才能知道什么是最美的风景。”我顿悟：他双手攀登的是山，战胜的却是心底的那座“魔山”——再大的困难、再多的障碍、再难的遭际，他都能从容应对，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？

陈州攀登华山时，有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。因为山道陡峭狭窄，他特意定做了一双小一号的“木仓鞋”。然而，到了被称为“华山咽喉”的千尺幢，地势异常险峻，他不得不放弃“木仓鞋”，一手撑着台阶，一手抓着一侧的铁链向上攀登，残腿的瘢痕被磨肿起泡，钻心噬骨般疼。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攀爬，好多次他累得趴在台阶上动弹不得，像海边搁浅的鱼。终于，历经19个小时，他登上华山顶峰，2154米华山之巅挑战成功！登顶的前一天，妻子心疼地劝他放弃时，他说了这样一番话：



“如果明天我半途而废，慢慢地就会放弃爬泰山，也会放弃爬楼梯，以后恐怕连咱家的三楼都上不去。那样，我就真的残疾了。为了大家的期望，也为了我们的家，我不会放弃，也不能放弃！”或许，千百年来人类向上攀登，征服的从来不是某座大山，当然也不可能征服自然，而是置身山顶更能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——陈州深谙此理，所以才会乐此不疲，享受爬山的过程，无所畏惧地攻下一座又一座山，甚至选择在泰山之巅为妻子补办一场婚礼，那何尝不是以山为证、为爱情加冕呢？我相信，当他登顶的瞬间，山也会拥他入怀，成为其精神的分界线。

人至中年，回望自己的经历，陡然多了几分知足和喜乐，少了许多嫉恨和不满。每个人都肩负攀登者的使命——呱呱落地，降临于人间，学会坐、爬、站、走，然后就是遵照命运“好运设计”的草图，按“图”索骥地活着。或许有人会说，哪有什么好运，不过是命中注定。所谓命中注定，掌舵者是我们自己，命运路线图无法一键恢复“出厂设置”，一如我们的原生家庭难以改变，但是，“运”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。要知道，命运也是个任性的孩子，你愈发宠溺，它就愈发蛮横无理，你一旦学会放手，任由它去旷野里疯跑、雪地里撒欢儿，它反而会回报以成长和惊喜。然而，“放手”二字谈何容易？需要一颗勇敢的

心加持，拥有放空一切的能力。

我知道，写作与爬山没有什么两样，一爬十六年，我突然没了方向。面对废弃如山的纸稿，面对高过案头的书籍，我退缩了、逃避了，僵硬的关节也跟着短兵相接，片甲不留，但第二天早上太阳照常升起，又开始了攀登。与其说这是“肌肉记忆”使然，毋宁视做梦想的牵引。啊，梦想，新鲜如许，沾露带水、恍若初恋般美好的梦想——原来，才是我最后的赌注。也许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：有梦想的人和没有梦想的人。相比之下，后者才是最可怜的人。用史铁生的话说，难道我们不该对灵魂有残疾的人报以同情吗？老天总要狠心拿掉一些东西去提醒我们，或者说开示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认识到生活的局促和个体的渺小。于是，生命以残缺诠释完美，用苦难诠释信心，这个时候攀登产生了精神意义——攀登，让我们拥有生命的华美，伴随着死亡在头顶呼啸而过，无畏向前。沿途的风景里藏匿着上天的礼物，那就是抵达之谜。抵达是新的开始，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，这正是攀登永无止境的缘故。因为，风景永远在前方，胜利永远在脚下。

陈州在攀爬五岳中完成了自我超越和爱的救赎，他的“登山记”也是他的心灵史，使我重新认识到生命的敞开性和可能性。今天比昨天勇敢，生命永远鲜活簇新，美好如斯。

【在人间】

体面地老去

□李晓

老罗是去年夏天退休的。

老罗退休后有一个想法，好好照顾已87岁的老父亲。老罗有次在新闻里看到，50岁的儿子开着房车带90岁的老父亲环游中国。老罗当时看到这个新闻很是激动，他抓住父亲青筋凸起的手说：“爸啊，等我退休后，带您去旅游。”父亲抬起老南瓜一样的灰白脑袋，连声说：好，好。

老罗53岁那年，母亲走了。自此之后，老父亲的身体如抽去了丝一般，走一小截路，也要扶着墙根喘息上一会儿。

母亲走了以后，生活还能自理的父亲坚持要独居。父亲的饭食很简单，喜欢吃粗粮，有时一个窝窝头，喝上一杯白开水，就凑和一顿。

有一天老罗去看父亲，见父亲在灯下怔怔望着母亲的照片。大白天，屋子里光线很好，一向节约的父亲还开着灯。老罗后来才知道，老人最怕光线暗。光线暗了，心里更孤独，心里那个孤独的黑洞会越来越大，直到把自己慢慢吞噬。老罗还看到一则资料，说上了60岁的人，眼睛里接收到的光源亮度，只有年轻人的三分之一。难怪，父亲的目光幽蓝如深山老井，在大白天也爱开着灯。

心里对老父亲懂得以后的慈悲，有时就萌生在一瞬间。

老罗自己也有明显感觉，过了50岁以后，记忆力衰退了，有时一个熟悉之人的名字想了好久也想不起来，体力也不如以前了。迈过55岁，睡眠少了，又常感到身体疲乏，有时晚上醒来好几次，起床小解两三次。老罗自己也开始思考如何面对老去后的境况。

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年，老父亲执意要去养老院里生活。父亲对老罗说，他去养老院里看望老同事，发现那里有不少熟人，相互来往，打牌下棋，喝茶闲聊，可以很好地打发时间。老罗不忍心，打断了父亲的话：“爸，您是有儿女的人，您来跟我们一起住吧。”父亲坚决不愿意，他一向是一个喜欢独立的人，不服输，也不服老。

在父亲的坚持下，老罗收拾好父亲的简单行李，送他去了养老院。

老罗常去养老院里看望父亲。每一次，父亲都说在那里住着很好，吃得也不错，老熟人们还相互照料，比家里好。老罗也就放心了。

半年后的一天傍晚，老罗去看望父亲，正好赶上老人们在吃饭，大厅里有上百位老人在吃饭，那一幕让老罗心里五味杂陈。只见餐桌上落满了饭菜粒，桌上还有老人取下的假牙，有的老人吃上一口就捂住胸口开始咳嗽，有的老人瞪着饭碗发呆，还有的老人吃着吃着突然发起脾气来。老罗看见父亲蜷缩在小桌旁，用小勺一口一口地给自己

喂食，大厅里响起一片如蚕集体吃桑叶的声音。

老罗突然难受起来。他凝视着父亲，父亲起身行走时后背弯曲微耸，见到熟人也很少打招呼了。老罗从养老院的护工那里打听到，父亲来养老院后与熟人相处了不久，便显出一向好强的性格来，与他们有了矛盾，甚至时有争吵。自此，父亲便喜欢独来独往了。

老罗央求道：“爸，跟我回去吧，回我那里住。”父亲抬头，喉咙里似乎有痰，他清了清嗓子，大声说：“我就在这里，等着去见你妈！”老罗看见，父亲的眼里浮上一层泪光。

不久后的一天下午，老罗从自家阳台上望见一个老迈的身影在楼下晃动。老罗再定睛细看，那是父亲！

老罗冲下楼，他从后面一把搂抱住父亲，叫出声来：“爸！”父亲缓缓侧过身来，接受了儿子的搂抱，他把头靠在了儿子肩上。

“爸，您回家来住，来我这里住。”老罗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

“好，好，我回来跟你们一起住。”父亲回答说。

父亲从养老院回来，跟老罗夫妇一起居住，老罗的儿子早已在北京成了家。

老罗夫妇精心地照顾着父亲。父亲从起初的难为情，到后面转变为习惯和接受。

终于等来了退休，老罗带父亲出门旅游也提上了日程。

有一天，老罗去父亲的房间，见父亲的床头放了厚厚一叠东西，他走过去一看，是纸尿裤。父亲悄悄用上这个了？难怪屋子里有时飘过一股异味。

老罗问父亲：“爸，您用这个了？”父亲垂下头，用不好意思的语气低低地说，有时夜里确实忍不住。

老罗带上父亲，去大连看海。父亲退休前去过一次大连，对那里的海天一色念念不忘。在开往北京的高铁上，与老罗邻座的父亲突然弯下身去紧紧夹住了腿，一股异味还是弥漫开来。老罗忍不住责怪父亲：“爸，您就不能忍忍吗？”父亲难过地小声说：“没忍住，忍不住……”老罗搀扶着父亲去卫生间里夹上了纸尿裤。

到了北京，父亲坚决不肯转车去大连了，他或许是怕一路上又给儿子丢丑、添麻烦。老罗扶着父亲走在北京夜晚的大街上，父亲把头斜靠在儿子肩头，宛如一条吐尽了丝的老蚕。从前，父亲曾经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人啊！

“爸，您老了，我就把您当成家里的宝，但让您体面地老去、有尊严地老去。”这是我看见老罗前不久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的一段话。图片里，老罗搀扶着父亲，缓缓走在老家的山道上，山道下是层层叠叠的稻田，在瓦蓝的天空下翻涌成金色稻浪。